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二十三回 二真人中寶歸天 廉小姐辭師回府

話說王翦，別駕轉回本營，解開袍甲，見傷痕黑青紅腫，二寸餘高，忙用靈丹調治，愈想愈怒，便回頭來對王賁道：「我兒可預備香案，等午時三刻，祭起攢天箭，取柳展雄匹夫之命，以報一鞭之仇。」王賁道：「父親，方才為何不祭箭呢？」王翦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早上交鋒，雖誤中他的邪寶，然非子午二時，不能祭吾法寶。今將近午時，你快備香案燈燭，待我稟過祖師再祭吾的寶箭，管教他眼下亡身，快去預備。」王賁答應一聲，就在本部擺設香案燈燭，候王翦祭箭。原來王翦被展雄打了一鞭，心中懷恨，又懼他英雄，不敢對敵。故此在營祭箭，要打展雄，也學打孫臏的一般，這且不表。

卻說展雄，鞭打王翦，得勝回營慶功。正樂飲之間，展雄對孫臏道：「為何我六神無主，坐立不安，莫非有什麼不祥？你給我算一算，看是何等吉凶。」孫臏掐指尋紋占算一遍，只嚇得面目失色，忙令筵席散了。展雄道：「賢姪，占得如何？」孫臏眼下垂淚，口稱：「師叔不好了，蒙你下山相助，鞭打王翦，惹下災害。如今秦賊隔營祭箭，師叔刻下難免塌頂之苦。」展雄大驚：「那王翦祭攢天箭打我麼？」孫臏道：「午時三刻隔營祭箭，要打師叔了。」展雄此時嚇壞了三魂，驚散了七魄，手拉孫臏道：「想我中年時縱橫天下，見過多少英雄好漢，未嘗有失。自從回心學道，誦念黃庭，指望修真養性，不想今日在此傾生。可見生有時，死有日。也是我命該如此。」說罷，傷心流淚。古達在旁亦覺慘然，束手無策。

毛遂大笑道：「你這等一條大漢，也是貪生怕死。」展雄道：「矮賊，你把我激下山來，今日人家祭攢天箭打我，性命只在頃刻，你倒不想悲切，立在旁邊好笑，你還成個人麼。」毛遂道：「不用著急，我有法兒救你。」展雄道：「你有什麼法？望即教我。」毛遂道：「你要我救你，把茶斟上一杯，給我叩個響頭，叫我一聲高師父，待我去把攢天箭偷了來，就不妨了。」這一句話，不過是毛遂的一句頑話，眾人聞言齊聲說好。孫臏道：「不必師叔斟茶，我這裡叩頭給叔代勞。」毛遂道：「我這不過是一句頑話，要你們認真，都磕起頭來了？」展雄道：「命在頃刻，你怎麼還要頑皮。」古達道：「我們茶也斟了，頭也叩了，去不去由你。」孫臏道：「不必疑遲，快些去罷。」毛遂道：「你也等我吃了茶再去。」孫臏道：「吃了茶，你豈不耽誤了麼。」毛遂道：「這天正早呀。」孫臏道：「不早了，天交午時三刻祭的，如今天交巳時來了。」毛遂道：「三哥說什麼話？」孫臏道：「我說午時祭箭，此刻已有巳末了，快去罷。」毛遂道：「你們拿刀來，殺我罷。」古達道：「平白地為什麼殺你？」毛遂道：「你們都是糊塗的，把做賊的規矩都忘記了。自古做賊，都有兩句口號：偷風莫偷雪，偷雨莫偷月。月色當空還不敢去，青天白日教我去做賊，恐怕未曾祭箭打你，倒先將我拿住開刀了。去不得，實是去不得。」眾人道：「你認真不去麼？」毛遂道：「此刻實在不敢去。」孫臏、古達、柳展雄等一齊動怒，展雄道：「賊根子，我好好在洞中修真，是你激我下山，我死不肯饒你，定要教南極子遭五雷轟打你頭頂，看你要生也不成。」

毛遂道：「你們都是這等著急，不必害怕，待我如今前去試試。偷得來是你的造化，偷不來，莫要埋怨於我。」言罷，立起身來忙出營。駕起金光，來至秦營，但見刀槍如麥穗，劍戟如麻林，平整不過。毛遂念動咒語，用隱身法隱住身軀，立進秦營，直走上走。心中暗想：「不知那裡是王翦的營盤。只見王賁進去，諒來他是個先行官，這必是一定在紫薇營前後。」正想之間，忽見一個少年將軍，捧著香案進營。毛遂看見，正是王賁。他是王翦的義子，這一定是王翦的營盤。只見王賁進去，排設香案，點上香燭，一旁伺候。又見王翦拿著一根攢天箭，從營裡出來，見他恭恭敬敬，放在桌案上。毛遂暗想：「我怎麼偷法呢？若是上去搶他，王賁在那裡看守，寸步不離，怎麼落手。著等個空兒，撈起就是。」想定，隱身到案桌旁。那王翦跪下，口念咒語。正欲下手搶箭，霎時間那箭就不見了。抬頭一看，只見攢天箭騰空而起，毛遂暗中頓足：「不好了，偷不成了，恐怕反錯送了性命。」使一個人地法，去得無影無蹤。

不表毛遂遁藏身，只說孫臏偶然抬頭，忽見青紗帳上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紫薇盤旋，紅光繚繞。心下著急，急尊一聲：「師叔，不好了，攢天箭來了。」展雄聞言，大驚失色。罵道：「好矮賊，不是去偷箭，是叫他祭起來打我。」吩咐帶腳力過來，隨後提刀上馬。孫臏慘然淚下，問道：「師叔何往？」展雄道：「人家發箭來射我，難道我坐在帳內等死不成。大丈夫生何歡，死何快，就死也要殺他幾個償命。我今就出營去，亂闖秦營，殺他個人仰馬翻，這箭下來射我，也不為枉了。」說畢，催鹿出營。古達連忙跟去。孫臏傳令全山眾將，保護柳真人闖陣，見機行事。

且說展雄來至秦營，高聲討戰。轅門軍校報知王翦，王翦微微冷笑：「好不知死的展雄，我的寶貝起在空中，這一落下來，呼吸之間，你就命喪無常，還敢在我營門討戰。吩咐軍中將士，嚴加防備，由他罵陣，不要理他，眾將領令，防守不表。

且說柳展雄正然罵陣，只聽得雲端響亮，忙收住梅花鹿，抬頭一看，只見斗大的一塊紅光，托著明晃晃一根神箭，競衝頂門而來。展雄看得分明，嚇得魂不附體。偶然想起，難道他有寶貝，我們就沒寶貝，何不將我的寶貝祭在空中，敵一敵攢天箭，看是如何。想定主意，伸手在豹皮囊中取出如意金鞭，有五寸多長，托在掌中，念起咒語，說疾速，只見那金鞭響亮一聲，起在空中。這金鞭往上起，神箭落下來，寶貝打寶貝，那金鞭為虎尾，攢天箭為虯龍，龍虎相爭，在半空中連聲響亮，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。展雄這金鞭敵住了攢天箭，不能下來，心中大喜。「原來吾的法寶這般得力，料無妨害了。何不闖他的營盤，顯一顯手段。」遂催開梅花鹿，衝進秦營。舉動鐮刀，殺得秦兵叫苦連天，慌忙報知王翦，王翦大驚說：「怎麼天交午時三刻，還未有將他打死，倒放他殺進營來，是何緣故？」

抬頭一看，只見金鞭神箭兩下在空中鬥寶：「原來他將寶貝敵住了我的攢天箭。何不暗請神將，把他的寶貝支開。」遂口中唸有詞，只見一員神將到了眼前，躬身道：「相召小神有何使用？」王翦道：「無事不敢有勞尊神，今有柳展雄，用金鞭敵住了我的法寶，是以不能取勝，煩尊神助一臂之力，點破金鞭，使攢天箭成功，不得違誤。」丁甲神謹領旨意，大顯神通，使法力破了金鞭。那攢天箭連聲響亮，往下就落。展雄抬頭不見了金鞭，只見攢天箭往頂門而來。說聲不好，回鹿殺出秦營，指望逃命，怎敵得住。只見那支箭，右旋三旋，左旋三旋，響亮一聲，展雄翻身跌下塵埃。全山眾將忙催戰馬，把屍首搶回。蕭古達見展雄喪命，心中大怒，知道已過了午時，還怕攢天箭不成。就催鹿仗劍，竟奔秦營。厲聲大喝：「快叫王翦出來受死。」秦營軍校急忙報知殿西侯。王翦劍傷了展雄，倒念真言，收回神箭。提槍上馬，出了營門。只見那道人圓睜怪眼，怒氣沖天，喝聲道：「好王翦匹夫，膽敢害我道友，我來取你的狗命，以報展雄之仇。」催開坐騎，舉劍就刺。

王翦見來勢兇猛，忙舉蛇矛架開寶劍，大聲喝道：「道者，且請慢來，我跟你說話講。且通名來，好斷送你的性命。」古達聞言大怒，罵道：「狗狼匹夫，你聽真，我乃蕭真人，名古達者是也。久在深山修真養性，那柳真人是我道友，被你這狠毒匹夫，祭攢天箭射死，我與你勢不兩立，拼個你死我活，方雪我恨。」王翦冷笑道：「你這無能小輩，也敢在我侯爺跟前誇口。展雄廣大神通，尚喪吾手，你有多大本領，來與我對敵。放騎過來，試我手段。」古達聞言，並不答話，催鹿向前，竟奔王翦。王翦舉槍相迎，槍來劍往，大戰二十餘回合。

全山眾將看看古達不能取勝，齊發喊聲，擁將上來，各執兵刃，四面夾攻。王翦見燕軍勢眾，虛晃一槍，往斜刺裡就走。古達那裡肯捨，一催坐騎，追趕下來。王翦在馬上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個道人死活不知，我何暇與他多戰。不如祭起寶劍，斬他便了。遂取劍在手，掐訣念咒，那寶劍就起在空中，回看古達臨近，大喝道：「蕭古達看我寶劍來取你也。」古達抬頭一看，見一朵彩雲，托著一口寶劍，明晃晃飛奔頂門而來。心中一急，欲想逃回。那知那寶劍不歪不斜。正落在古達頸上，一聲響亮，人頭落地。這也是蕭古達多事招災，不免這一劫數，一股精靈，隨柳展雄歸天去了。

且說全山眾將，見古達追下王翦，早知不是王翦對手，誠恐有失，隨後趕來。見古達已被劍誅，身首異處，急擁向前，搶回屍

首，跑歸本營。王翳亦率兵回營不提。

且說孫臏見柳、蕭二真人出去衝陣，心知凶多吉少，不禁暗自傷心，坐在帳中，悶悶不樂。忽聽藍旗報導：「柳真人果被攢天箭射死，蕭真人也被誅仙劍斬首，搶得屍首，現到營外。」孫臏聞報，長歎一聲，不覺淚下，大哭：「二位師叔，為小姪下山相助，不料反傷自身，聞之豈不叫人痛切。」正言間，忽全山眾將入帳參見。孫臏一面奏昭王，賜棺木將柳、蕭二人屍首殯殮了，一面招集眾將，商議攻秦之策。忽見孫燕進帳繳令道：「三千條木頭已作十日完全送了，請令定奪。」孫臏聽罷，遂取出東帖一聯，交給孫燕道：「你拿這聯東帖，即解著本料匠人，至即墨嶺下空曠處，仿照帖行事。事成即來交令，不得有誤。」孫燕領了東帖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「木直三乾根，革車三百輛，式用四個軸，寬五尺長，一丈二尺。車前另用橫木一根，每輪車軸，捆纏長槍短劍，各襯兵刃。周圍左右，以滿為度。車廂中均聚百子炮一個，俱限十日造完繳令。」孫燕看畢，不敢怠慢，就在嶺下空曠地方，搭廠興工，監造兵車，這且不言。

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。表的是梨山老母在洞中端坐，叫一聲彩雲童兒：「你喚你師妹出來。」女童答應，即往後洞，將廉小姐呼來。喚至蒲團之下，參見老母，雙膝跪下。老母開言道：「喚你出來，別無其故。只因秦兵興動干戈，王翳吞併六國，先攻界牌。你的長兄喪命。兵至易州，孫門四位俱喪寶劍之下。孫臏下山，在易州城外苦戰多時，如今打發你下山去，一來你姻緣配合，你有趙國昭陽之分，此是天意，我不敢違天，速速收拾去罷。」廉小姐道：「老母在上，那王翳是何等之人，把我廉家後代害了，又將孫門父子誅盡殺絕，這般狠毒。」老母道：「徒兒有所不知，他本是你父恩養的義子，教習槍法，因逃亡在外，至東海拗離國雲光洞學藝，乃是海潮聖人的弟子。奉玉旨敕命，併吞六國。他有誅仙劍，攢天箭，二件寶貝利害，專打仙凡之體。」小姐道：「既然他是奉玉帝敕旨下山，焉能勝他。」老母道：「你去罷，無妨的。你丈夫孫燕，自在龍臨凡，在趙國邯鄲，有三年零六個月王位之福，你有昭陽之分。你此一下山，應當夫妻婚配，報仇揚名。」小姐聽說夫妻二字，面紅過耳，沉吟半晌道：「老母在上，吾今學藝未精，惟恐下山無益。」老母笑道：「不必多慮，你的刀馬純熟，神通奧妙，終可去得。只恐攢天箭不能抵擋，可跟我來，有寶貝交給你去。」說畢起身，往後面而行。小姐隨至後洞，老母取出一件法寶，交給小姐：「此寶名為蓋天袱，攢天箭見了此袱，自然返本還原。無多囑咐，去罷。」小姐接了法寶：「聖母在上，弟子今天下山，走易州還是回歸趙國？」老母道：「先歸趙國，後上易州。謹記在心，切不可傷王翳的性命。」小姐道：「弟子下山，未有兵器，如何對敵？」老母道：「我有一把金背繡絨刀，是備你使用的。我先送到你家花園中，你若是到家，取使便了。」小姐聽罷，倒身下拜，辭了老母，出了白華山，足駕祥光，騰空而去。到了邯鄲，按落雲頭，步入城中。

小姐心中暗想：「我是不出閨門的女子，只因三年前在花院遊玩，蒙聖母超拔，一陣神風把我提上高山，修真學藝。今日回來，可知我家住那裡？」小姐低頭自思：「我自小在家，只聽說西府上就是我家了，何不去問一問。」回頭看見一位老者走來，小姐就尊稱：「老翁，借問一聲道，你可知道西府往那裡去？」老者道：「姑娘要問西府廉老爺麼？不遠了，一直往東，轉過了彎，有一座八字大門就是。如今比不得從先了，門庭冷落，也沒有將官。幾個家丁立在門前，那就是廉府了。」小姐聞言，辭別了老人，移動金蓮，往東而行。轉了一個彎，果然有一座門樓，上面金字匾額，寫著西府二字。小姐點頭嗟歎道：「這是我家了。」只見裡邊走出一個老蒼頭來，見了小姐說道：「姑娘，你在俺家門口看什麼？」小姐認得他，便問道：「你是老王麼？」蒼頭道：「你是誰家姑娘，怎認得我老王？」小姐道：「你認一認我是誰？」蒼頭近前細看，大吃一驚道：「你好似我家小姐。」小姐道：「我就是廉秀英。」蒼頭道：「我家小姐三年前被風刮了去，今日從那裡來？」小姐道：「我今日回來了，快去通報。」蒼頭聞言，滿心歡喜，往裡急走。有年紀的人，頭輕腳重，走得快些，就絆了門欄，躍了一跤，倒在地下，滿口叫喜。丫環大笑道：「老王，有什麼喜事，跌了一跤，也不想起來，叫的是什麼喜？」蒼頭道：「姐姐快去報與太太知道，小姐回來了。」丫環道：「小姐在哪裡？」蒼頭道：「你快去報罷，現在大門口。」那丫環喜歡不了，兩步並作一步，跑進上房，尊聲：「太太，萬千之喜，我家小姐回來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在那裡？」丫環道：「現在大門口。」夫人猶如天上明珠落在掌中，連忙帶領侍婢出離香房。合家大小，都跟著太太來至大門口。抬頭一看，果是秀英小姐，夫人上前抱住，兩淚交流，口叫道：「我的嬌兒，自從你在花院被風刮去，三載杳無音信。我今生只道再不能相逢，豈知今日還兒見面，可隨我進來。」

母女二人，攜手相挽，進了二門，直至後堂。夫人落座，小姐倒身下拜。夫人連忙扶起道：「我兒不用行禮，你且坐下，我問你一向在哪裡安身？」秀英道：「女兒那年三月初，在花院中看花，不知從那裡來了一位老奶奶，童顏蒼古，白髮如銀，口稱是白華山花洞梨山老母，在鬥牛宮赴會回來，雲端見了女兒，使一陣神風，將女兒扯上高山，傳授了十八般武藝。如今學得刀馬純熟，神通奧妙，更有防身法寶。她說女兒有昭陽之分，打發下山，立功報效，與王翳對敵。」夫人聞言，流淚滿面說道：「吾兒一去三載，那知家中之事。早年不幸，你大哥廉連，早死於龐涓之手。你父親去世已久。你的二哥，鎮守界牌關，有王翳興兵，併吞六國，兵至界牌安營，副將王賁投順了秦賊。你二哥忿怒出陣，與王翳交鋒，死在秦賊寶劍之下。如今無人鎮守，我家門冷落。幸得嬌兒回家，相伴老娘，以娛晚景。」說罷，傷心不止。秀英聞聽，立時柳眉直豎，杏眼圓睜：「可恨秦賊狠毒，害我長兄。我今下山定要與他見個高下，以報大仇。」夫人道：「我看你不知王翳的利害，領兵圍了易州，孫家一門四口均已殺絕，都虧你那未過門女婿孫燕，上天台山請你的三叔公下山，來在易州排兵佈陣，近聞被王翳攢天箭射死，這等可惡。王翳利害，你如何報得此仇？」